

当在他身旁有如此多趣事时，她决定赖上他了！

陈毓华

情钟荡寇



情

话

060

第二辑

主编·叶雯

大众文艺出版社

情钟荡寇

陈毓华

内容简介

身为在丹麦能够呼风唤雨的内彻特菲家族的继承人又如何？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早该见阎王的人却还在这人间地狱苟活？都是那个救了他，让他生不如死的女孩——绿！他会将她找出来的！而她似乎总是不经意的会在他的生命中出现……管她是人、是妖？管她来自哪里？既然他的心为她悸动了，那么她就得负责他的一生！

多年前，救起他后原想将他留下当玩偶，不过最后只好无奈地将他还给寻找的家人。多年后，看在他身旁有如此多趣事的份上，她决定赖上他了！听闻他爷爷的逼婚计划，她也不愿去凑热闹。但可恶的他，仗着她不能使角力为敌来，竟手来、嘴也来的趁机欺负她，非得选个与他“送作堆”不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钟荡寇/陈毓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2

(花心情话系列.第2辑/叶雯主编)

ISBN 7-80171-080-0

I. 情…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217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套

ISBN 7-80171-080-0/I·55

定价:144.00 元(全 32 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编者语

曾经，周华健的《花心》唱遍神州；曾经，《泰坦尼克号》爆棚世界票房；曾经，戴安娜的《风中之烛》全球卖断市……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爱情而狂热的。静思下来，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

因为爱，所以爱，爱情不需要理由，爱情没人能掌握。这自古以来，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男女，就会有发生的情事，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有人经历了一次，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更有人屡试屡败。于是，“曾经拥有”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爱是神圣的，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然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凡人如此，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所以，“花心”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永远谈不

完的话题。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从前的社会，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到了现代，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真的好悲惨！”——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专一的男人，世上绝少，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兼收并蓄，左拥右抱。”——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贾宝玉性格”来！

当然，我们不赞成泛爱，泛爱引致滥交，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但是，“花心”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迴避是不真实的，故《花心情话》系列推出的内容，集有古今传统、怪异、轮回转世、时光倒流等各型。千奇百怪，无奇不有。

爱情故事人人会写，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而《花心情话》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是那么刻骨铭心、锥肤刺骨。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爱。

《花心情话》系列以新的格局，新的创意，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

2001.11 叶 雯

楔 子

宋仁宗嘉佑三年春，天下瘟疫横行。

仁宗紧急命令翰林学士拟定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钦差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到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虚靖天师来祈赦灾病。

在朝廷当大官的有哪个不是养尊处优的，这洪信也不例外，千里迢迢交了差事，道观的方丈也设宴斋供，吃饱喝足就放心在道观住下，三清殿、九天殿、北极殿随他乱逛。

这天，他老人家闲闲没事来到一所僻静的殿宇，这地方左看右瞧，透露着一股悬疑，先是朱红的大门用着有胳膊大的锁锁着，门板上还贴着重重叠叠的封条，每张封条上盖满朱印。他老人家抬头看，额匾上写着——

伏魔殿

“这殿是什么地方？”太尉摸着山羊胡须问道。

“这是开山祖师锁魔的宫殿。”方丈有问有答，谦卑恭敬。

“方丈的意思是说宫殿里头全是妖魔鬼怪罗？”

“这里的封条都是每一代天师亲手添上的，子子孙孙不得妄开，小道来主持本宫也才三十几年，只听过。”

“我倒想看看魔王到底长什么样子？”洪太尉一肚子不相信。

方丈只盼自己有八只手可以挥动。

“不行、不行，先祖天师曾经交代万万不可以。”他额头的冷汗滴到了领子。

“不开？”洪信冷笑，“你不怕我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说你煽惑良民，妖言惑众，把你的度牒追了，刺青远配军州受苦，顺便封了你的道观。”

方丈有苦难言，实在惹不起洪太尉的恶势力，只好叫来几个火工道人把封条给揭了，再将用铜汁灌铸

的锁用铁锤打开。

伏魔殿里乌压压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太尉叫人取了火把才看清楚空荡荡的大殿里空无一物，只有正中央摆着一个石碑，下面石龟跌坐。

石碑上的文字跟蝌蚪一样没人看得懂，背后却刻了四个字——遇洪而开。

洪信看了这四个字大喜过望，更坚持要把石碑挖起来。

方丈实在拗不过洪太尉的霸道，只好找来更多人把石碑放倒，然后把一大片的青石板掀了开来，石板下，居然是一个看不见底的地穴。

说时迟那时快，石穴内突然传出响亮的声音，音响过后，一道黑气从石穴直冲九天，在天空化作百万道金光朝四面八方散去，所有的人面色如土，逃的逃、喊的喊，一片混乱。

洪太尉差点吓尿裤子，他抖着声音问：

“到底，那是什么妖魔鬼怪？”

方丈长叹一口气：

“石碑下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一百零八个魔君在里面。”

洪信听了满身冷汗，赶忙收拾行李，匆匆逃回京城去。

被他放出来的这群天罡地煞降在人间，数年后，一个个翻云覆雨，因缘际会上了梁山泊，成就“水浒传”的英雄好汉。

——不过，没有人知道在地穴中其实不只一百零八个妖魔。

方丈跟众道人在恭送洪太尉回去的时候，本该空荡荡的地穴却传来幽然的声音——

“姊姊，咱们可以走了吗？”

“嗯。”

“哇塞！”欢呼的声音不约而同。

“姊妹们，趁这机会！”

声音才落，就见数道银光从穴底滚了出来，冲到半空中化成长虹不知去向——

第 一 章

丹麦·哥本哈根

万里晴空，天上一片乌云都不见，这原来是非常适合飞行的气候，蔚蓝的天际能看见一架轻型直升机像飞鸟翱翔在碧空中。

开飞机的人技术很棒，只见一会儿飞机骤升数尺，两翼像老鹰一样的摆动振翅；一下子往下直窜，吓得森林里的走兽小鸟疲于奔命。他乐此不疲的恶作剧直到发现机翼后的引擎不知道为什么冒出了黑烟……

体态轻盈的直升机突然变成得了肺病的病号，除了冒出一股又一股浓稠的黑烟之外，螺旋桨也发出刺耳的声响，机师临危不乱地关掉一只引擎，试图找一块空旷的地方降落。

不知道是他运气太背，还是天不从人愿，他从热

扫描器里见到的都是绿色，这表示方圆百里以内都不会有他奢望的空地、水泽或是旷野。

眼看机身正以可怕的速度往下掉，他立刻按下紧急红键。

瞬间，他被弹了出去，眼看直升机失控得飞向另一个山头，驾轻就熟的，他想打开降落伞。

可惜的是降落伞并没有如声地展开，他按了又按，擎肘还是一片死寂。

难道，这就是他的死法？

一霎时，从他脑子里闪过的念头千千万万，地雷似的爆炸声传来了，火光闪动的浓烟，随着炽烈的火焰窜进他的眼中。他眼中骤然发黑，挣扎的身子一软，只能毫无选择地掉入茂密的森林里。

他死定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醒来后的头一个意念就是痛，四肢百骸、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痛，他睁眼却被当空的日头刺得又眯上

眼睛。

嗤，他居然没死，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那么，他是货真价实的祸头子罗，他想笑，只可惜歪肿的嘴只稍稍牵动就像是火烧般的疼。

“绿，他在笑耶，真是毛骨悚然。”一个乌鸦般粗哑的声音，突然聒噪地在他耳边响起。

“笑？你眼花了，这个叫人类的东西是快消失了。”要是说刚才的声音是地狱，这会儿接口的就是天堂了，她的嗓子清脆圆亮，就像许多珍珠滚在地上那么好听。

“根据他们人类的说法叫做死亡。”倚老卖老的口吻让人发笑，偏偏，说话的“人”却是正经的不得了。

“哦，好可惜，我还以为找到新品种的灵芝呢，这红红的血不能用又一直流，看起来只能用来当肥料给花草们施肥了。”她那扼腕的态度，就像嘴边的肉被野狼刁走一样。

“我还没死透，别在我的耳朵旁边讨论这么恶心的话。”被品头论足的“尸体”忽然睁开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吼了出来。

“呀，哇，咚……”明显翻倒的声音，还有羽翅乱扑的音响。

左岳·内御特菲碍于脊椎骨断掉，一动也不能动，要不然他真想看看那副可笑的情景。

想不到他都快死了还有看人出丑的心情，复杂的人性！

“——他他他——会说人话。”有人尖叫，口气跟白天见鬼似。

左岳·内御特菲额冒青筋。他是人，不说人话难道要鬼话连篇？

有不怕死的人重新慢慢靠近他。

“他好好玩，不如——”清脆的拍手声显示她想到好主意了。“把他带回家当玩偶好了。”

什么？左岳·内御特菲差点咬断牙根，他不是任人宰割的牛排，宁死也不接受玩弄。

“就这么决定！”她自言自语，自问自答。

“绿……”有人想试图阻止。

可惜被人家漠视成了耳边风。

“扫把，就偏劳你了，他太重，我跟小黑扛不动。”

左岳·内彻特菲听得一头雾水，更可恨的是他的头越来越昏，眼神涣散，连焦距都快无法集中了。

迷迷糊糊的，他看见一张不食人间烟火的俏丽脸蛋和一只……黑漆漆戴眼镜的……乌鸦——

他用力眨眨眼，不过，他失去了再度睁开眼的机会，随着毫无节制流出体内的血，身体的意识打了个机伶，他昏厥了过去。

左岳·内彻特菲再度重临人间，是被又苦、又呛、又恶心的液体给熏醒的。

刚人鼻的不舒服再怎么驱逐也无法避免，在鼻间翻了几滚以后，很不可思议得慢慢变成似有还无的青草味，接着，胸腔因为这股清香蓄起了活力，别说濒临死亡的感觉消失得一千二净，充沛的力量越来越丰厚，比他出事前的精神还更旺盛。

“绿，你的客人醒了。”

左岳·内彻特菲还没来得及打量自己在哪里，就被一股柔媚人骨的声音给吸住了眼光。

透过微光的窗，接着是一杯袅袅飘烟丝的上好瓷杯，再来是纤白修长的莲花指，顺着水袖的透纱的藕臂，看见一对妖娆的眸。

她居然有一着没一着的跟一只乌鸦下着西洋棋，那乌鸦果然是戴着眼镜的。

他用力眨眼，幻象还安然地存在眼前。他昏倒前看见的景象不是无中生有。

“绿，呱，你的大玩偶醒来了，呱。”

乌鸦说人话?! 左岳·内彻特菲又受了一次打击。

“噓……”噓声处蹦出来一个精灵可爱的女孩子，她身后仿佛有片朦胧的银光流离闪过，身边跟著一只扫把。

为什么左岳·内彻特菲有一种错觉，那只柳条编成的扫把曾经跟他有过什么交集？他抱头——他是不是快死了，眼前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景？

“喂。”

雅致的小脸，粉嫩灵秀，漂亮的大眼睛不时跳跃着俏皮，你会发现她的嘴角总是若有似无地弯着，那

温润的笑意只要让人见着，就怎么也移不开眼了。

最可爱的是她的头发，小波浪的卷发秣纤和度地镶住她无瑕的心型脸蛋，加上她的发色浓淡匀称，水墨荡漾的颜色，就跟水做的人儿没两样。

她看见左岳·内御特菲惊恐的表情，手一扬起，一串鳞片似的水纹洒在扫帚上，扫把往旁边一靠，恢复成无生命的器具了。

星眉剑目的左岳·内御特菲，尽管眼眉带着的全是跟他年纪不符合的冷芒，可是再见到绿无暇的时候，看不见感情波动的眼确实松了一口气。

绿无暇顾着托盘中的药草汁，压根没看到左岳不寻常的表情，不过，以闲人姿态蜷卧在法式躺椅上的凤凰女可尽人眼帘。

个性这么四平八稳的小孩实在少见，最叫人称奇的是，就算身受重伤，他连呻吟一下也没有，从头到尾只是紧蹙着眉，仿佛已经对这样的痛苦生出免疫来。

“喂，该喝药了。”

绿无暇不大习惯用手做事，碗公岌岌可危得在托

盘中摇晃，兼顾着不让药汁洒出来又要看路，屋里好几双眼珠全屏神静气的，不敢出一丁声响，怕她分神就破功了。

因为这样，她一把托盘凑近左岳·内彻特菲的鼻子，他很自然地就接了过来。

她白皙圆润的额头居然见汗，左岳·内彻特菲呆了呆。

“喝啊、喝啊，这个要趁热喝才有疗效。”绿无暇用托盘盖住半张脸，眼巴巴得坚持左岳吃药。

“不喝！”左岳瞪着小碗中的绿色汁液，晃漾中似乎还有只青蛙腿载浮载沉的。恶！他断然的拒绝！！

“你昏迷的时候明明喝了好几杯，虽然是掐住你的鼻子你才喝的，不过，你看，就是这样你的伤才好的。”那可是她花了大把劲熬的药耶，不是哪个随便的人类都能喝的。

左岳不为所动，趁他不醒人事时对他为所欲为？算了，他不计较，不过，也就到这里为止！

把那碗像馊水的东西往床头一搁，来路不明的东